

有没有超好看的甜文古言的， 姐妹们推荐一下吧？

同一个夫君，嫁两次，说不紧张是假的。

这不，交杯酒尚未下肚，就吐了晋王一身。

一旁的喜婆说：「这洞房还没入呢，新娘子怎么就吐得更
有喜了似的？」

晋王先是一愣，随即打横将我抱上床道：「春宵一刻值千
金，各位，麻利地请吧。」

01

皇上赐了我一碗避子汤。

我看着眼前的内侍，一脸惊讶：「福安公公，我如今可是晋王
妃，这药真是赐给我的？」

怕别是送错了。

虽说前几日，我还是一个由地方上贡给皇帝、位分待定的贡女。可昨日，我已奉旨，和晋王成婚了。

福安将怀中拂尘一撇，满是不屑：「圣上金口玉言，别说您是晋王妃，就算是皇后，这药老奴端来了，就没有不喝的道理。」

说罢，以为我要抗旨，示意左右两个小太监准备用强。

我一把端过那碗药，一饮而尽，从善如流，跪地谢恩：「臣妇许东篱叩谢皇恩！」

福安留给我一个算你识趣的表情，回宫复命去了。

我看着廊檐下细雨如丝，不得不叹服皇帝的脑回路之清奇。

先前我就听说，皇帝与他这个弟弟不甚对付，先是抢了晋王的心上人不说，还将一个身份低微的贡女赐给他为正妃。

不知是哪里的底气认为，晋王会宠幸我？

宠不宠幸什么的，我倒是不太在意，毕竟我就是他们两兄弟争风吃醋的一颗炮灰而已。

不然，皇帝怎么会上赶着赐碗避子汤给我。

他就是要恶心晋王，我不仅要让你睡你不喜欢的人，还要时刻提醒你，这个人是我赐给你的。

真够傻缺的，夺人所爱，还要断对方血脉，也不怕天下人笑话他。

再说回晋王，被人强按头，睡个不喜欢的女人就够憋屈了，倘若弄出个人命来，更够呛。

这不，皇帝一出手，正好永绝后患。

可我冤哪，要说这晋王，长得正好在我审美点上，眉目俊朗，身材健硕。小屁股还翘翘的，让人看了，忍不住想拍上两巴掌的那种。

他要是让我沾了手，别说一碗避子汤，就是十碗、百碗加了黄连的避子汤，我都喝得甘之如饴。

关键是，我俩根本没圆房。

昨晚洞房花烛夜，晋王喝得烂醉如泥，他的人将他扶进新房，就丢给我不管了。

我本着新婚妻子的职责，端水送茶，擦脸清理秽物什么的，累得够呛。

他还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。

当然，那些话都不是说给我听的，估摸着有皇帝的份，也有他心上人，如今丽贵妃的份。

终于消停了，我也困得不行了，一觉睡到天大亮。醒来时，晋王已不在房内，去检查床榻，那一方白绢帕也不知所踪。

来给我梳妆的丫鬟，红着脸说，「王爷进宫去了，他说王妃昨夜过度操劳，让你多睡会儿，皇上那边，有他在，你别担心。」

我看了她一眼，的确是过度操劳，脸红什么。

直到我人在府中坐，避子汤从皇宫来。方才明白，何谓过度、操、劳！

这晋王也太阴损了，居然想借我之名，跟皇帝施迷魂记。

02

果真，此后，晋王夜夜留宿我房中。

于是，我，日日喜提一碗避子汤，苦不堪言。

忍无可忍，我将他拒之门外，对他说：「王爷，你想去哪去哪，该干嘛干嘛，我保证，绝不向皇帝透露一丝一毫。」

其实也透露无门，我出嫁前，皇帝压根什么也没交代。

门外传来他一声轻笑：「王妃，你这是想把本王赶去哪？这阖府上下，就你一个女眷。再说，咱们新婚燕尔，总不至于让本王外宿吧。」

我满脸问号：「偌大个王府，怎么可能连个侍妾都没有？」

「先前是有那么几个，也是别人送进府的，可本王还没怎么着呢，人就死了，还死的不明不白的。」他一本正经地语气让我

不寒而栗。

怎么死的，肯定是被他给弄死的呗。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大抵是皇帝赐的，位分也够高。毕竟死个侍妾，和死个正妻，影响还是不一样的。

不待我说话，他又语重心长，满是关切道：「王妃你误会了。我留宿此处，不是怕你向皇兄不好交代，我是怕王府里的人，因着你的身份欺压你。」

这话说得颇有水平，意思是该配合我演出的你视而不见，那后果就难以想象了。

但他的话一点都没错，不管皇帝有没有给我什么任务，在晋王府人眼中，我都是皇帝派来的奸细。

所以皇帝即使什么也不做，我也被架在火上烤了。得，在他哥俩玩够之前，这避子汤我还得喝下去。

想到这里，松了手，将晋王放了进来。

他瞧我一脸苦相，又是一声调侃：「王妃，和本王睡吗？」

「睡！」我答道，然后自顾自地解纽扣腰带一气呵成，拥了一条锦被，在床的内侧躺尸去了。

晋王也不恼，自己脱了衣裳，在我身侧睡下：「皇上让你我明日一同进宫，参加家宴。」

我垂死边缘惊坐起：「怎么不早说？」

皇帝此番召我进宫，应当是有所吩咐了，那就意味着我不用再喝那个劳什子药汤了。

晋王憋着笑，伸手来捞我的肩膀：「这么不想喝避子汤？其实爱妃若想要个孩子，本王倒是乐意帮你一把。」

我赶紧摇头，表示拒绝，你不想要命，我还想要呢。作为奸细，任务还没开始，就怀上敌营的孩子，分分钟就凉了好吧。

再说，我不想喝那避子汤是因为什么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

就这孤男寡女躺在一张床上，还能纯聊天的情谊，岂是一碗避子汤能衡量的。

他依旧笑着，一只手枕着头，一只手捻过我一缕青丝把玩：「王妃还真是个妙人。」

「何以见得？」我瞪了他一眼，从他手里夺回那缕青丝。

他甚是无趣地躺了回去，声音慵懒散漫：「面对本王的美色，能坐怀不乱，有柳下惠之风范。」

呵，男人，可真够自信的。

可别忘了，本姑娘能被地方进贡给皇帝，凭得也是美貌好不好。

刚想说什么，他又来了一句：「本王很是期待与你来日方长，王妃可得努力活久一点哟。」

这话，让我有种被人掐住命运的后脖颈的感觉。

他这话的意思，还是想杀我？

偷偷望了他一眼，他已然睡去了，真想一巴掌扇死他。

徒留我仰首长叹，想好好活着，怎么就那难呢！

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眼下一片淤青跟他一同登上轿子，往皇宫里去。

本想闭目养养神，结果被他一句话，惊得睡意全无。

他说：「今儿宫宴人多，王妃可得小心应付，稍有差池，就有可能步本王先前几个侍妾的后尘了。」

03

皇帝的家宴，各宫的人都齐了，京都有品级的命妇们和世家小姐也都齐了。

于是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丽贵妃，众人也见到了传说中的晋王妃本妃。

似乎是才貌双全的晋王，娶了一个出身低微的贡女为妻，对她们来说更有八卦那味儿。满屋子的莺莺燕燕们，都将目光聚集在我和晋王身上了。

这个一句，「长得还不差，就是狐媚了些。」

那个一句，「长得不好看，能成为贡品，不对，贡女。」

「毕竟是小地方来的，哪能跟姐姐你这样的世家出身相比，才貌双全，华贵端庄。看她那样，怕是连字都认不了几个。」

「估计舞技不错，瞧那小腰，盈盈一握。」

「对对对！以色侍人，少不了这个。」

.....

我在她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和嬉笑声中，面不改色，甚至还偷拿目光瞟了一眼晋王。

晋王皮笑肉不笑地说：「王妃不生气？」

我哎了一声道：「话糙理不糙，我本就是贡女，侍君王还是侍臣子，不都一样嘛。」

言下之意，彼此彼此，你都不气，我气什么。

他唇角含笑，夹了一筷子玉笋放在我的碗碟内，不再说什么。但就这一个动作，周遭的声音已然平息。

这时，皇帝开口了：「各位，朕新得了一批西羌的宝马，宴席过后，可随朕一道去校场观赏。」

西羌一直和大晏呈两相对峙之势，数十年来边境摩擦不断，双方都卯足了劲，想吞并对方。这种情形下，能得西羌的马，只能在交战中缴获。

这意味着，边疆近来有战事捷报。

在座的都是聪明人，哪里懂不起皇帝的弦外之音，一时间，各种称赞皇帝英明的话语，纷纷脱口而出。

唯有晋王，神色不明。

皇帝把目光转向了他，开口却是问的我：「说起来，王妃就出身瀚州戛郡，此地毗邻西羌，并有羌人杂居其中。可会骑射？」

淦，这可是个送命题。

说不会吧，太假了。谁都知道瀚州地势特别，适合放牧，大晏几乎所有的战马都出自这里。那里羌人和汉人杂居，以放牧打猎为主，几乎人人会骑马射箭。

但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尚京都风，基本只会骑马，打个马球什么的。

我本平民出身，被打猎路过的郡守瞧上，就是冒了当地大户人家的声名，送进宫的。

皇帝这话问得奇怪，他不是问我会不会骑马，而是问我会不会骑射。

倘若我说会，岂不是坐实了我的身份有问题？倘若我说不会，那要是他接下来安排了关于骑射的娱乐活动，我岂不是打了自己主子的脸？

正当我纠结时，晋王发话了：「如实作答就行。」

「会！」我笑靥如花，「臣妇外祖是弋郡参军，小时候曾得外祖亲身教诲。」

参军是武将，教自家外孙女儿骑射，合情合理。

我冒名的许东篱，确实有这样一个外祖，想必呈给皇帝的案卷上，也写明了的。

皇帝笑了笑，执起一旁丽贵妃的手道：「那就好，正好朕的贵妃，也精于骑射，待会儿，咱们可以两两分组，来个对决。输赢不论，朕都有赏。」

我抬眼，刚好对上丽贵妃的视线，明眸皓齿，楚楚动人一美人，偏偏眼神如刀，看得我脊背一凉。

04

到了校场，看见其中放了不少鹿啊、狐啊、兔的，正在四散蹿跳。校场两边各站一排侍卫，手里都牵着马，马鞍已经套好了，箭筒也挂在了马鞍上。

我总算明白皇帝所谓的骑射是什么意思了。

不是贵妇们常玩的打马球，而是正儿八经的跑马拉弓狩猎。

皇帝说：「朕的贵妃，未出阁之前，就时常狩猎，这场内的畜生，都是朕命人从南郊麓园捉过来的。」

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有些没反应过来，迷迷糊糊跟着引领的宫人去换骑装。

晋王快步从我身边走过，低声说：「南郊麓园是皇家猎场，少时我们常去那里打猎。这些都是野物，灵活着呢。若没真本事，待会儿就得提防着被误伤。」

我们？你和皇帝，还是你和丽贵妃，还是三人行？

我暗搓搓在心底八卦：那今日算什么，场景重现，角色扮演？

等我换好骑装出去，皇帝和丽贵妃已经下场在挑马了。晋王看我出来了，就转身朝校场另外一边走去。

我跟在他身后，尚未走近， he 已从侍卫手里拉过一匹马说：「你骑这匹马……」

话还没说完，他身侧另外一匹小白马，忽然十分兴奋地打着响鼻，前蹄刨地，不断地扯着缰绳，要往我这边靠。

我伸手要去拉晋王递过来的缰绳，却被那小白马一头差点撞了个趔趄。

这时传来皇帝的笑声：「马通灵性，认主，看来是这白马在挑主人，五弟你就别忙活了。」

晋王没接话，丢开缰绳，翻身上了旁边一匹膘肥体健的黑身白踢的马。

我捂着被撞疼的心口，在侍卫的帮助下，十分不美观地爬上了那匹小白马的马背。一只手接过侍卫递来的弓，一只手颤颤巍巍地从箭筒拿了一只羽箭。

然后，侍卫递缰绳的手，就尴尬地停在我面前。

丽贵妃瞅我这场景，极轻蔑地哼了一声，纵马朝那群野物冲过去。

晋王策马过来，一把扯过我手中的箭矢扔回箭筒，将缰绳塞进我手里，一边气哼哼地对我说：「刀剑无眼，跟紧我。」

皇帝大笑一声：「五弟，来吧，两两对决。朕今日要好好跟你比试比试，你就别像护鸡崽似的护着你家王妃了。」

那群动物，被丽贵妃一冲撞，都四散着朝各个方向奔逃。

她开弓射箭，一只距离她几丈远，身子隐在灰幕中的鹿，应声倒地。

皇帝和晋王也没闲着，差不多同时，羽箭破空，两人同时射中了一只红狐。

我的马也在慢慢跑动，趁着这个间隙，我也俯下身去拿箭，准备瞅个冷子，捡个漏。

搭箭开弓，看见了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兔子。正当我全神贯注瞄准那只兔子时，我听见了来自场外看台上的一声尖叫。

一回头，就看见晋王正纵马朝我冲过来。

当然，也看见了直朝我脸部飞来的羽箭，以及手里把着弓，正冷眼瞧着我的丽贵妃。

我想这下完了，这一箭，应当会从我眉心直直穿过，那样的话，死相也太难看了些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被晋王甩过来的弓，打歪了身子。而他整个人刚好护在我身后，那只箭矢，「噗」的一声响，扎穿了他的右肩。

至此，看台上那声尖叫，才戛然而止。

我整个人都懵了：丽贵妃这是要杀我！

她嫁皇帝，我嫁晋王，都是身不由己的好吧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

正当我准备发作的时候，晋王一下子像千斤坠似的挂在我身上了。压得我一个闷哼，直喘气。

皇帝也骑马过来了，依然笑着：「没想到，蕊儿也有失手的时候，你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伤了自个儿的师傅。五弟，伤的怎么样？」

这话我听明白了，丽贵妃的箭术，是晋王教的。我瞅着他们俩，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合着这就是她就对我分外眼红的理由了呗。

这皇帝，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皇帝。

更可气是的晋王都这样了，还不忘护着旧情人。看在他舍身救我的份上，我发挥天然演技，张嘴就来：「王爷，王爷……快，传太医！」

「对，太医，太医！」皇帝也像是才想起来似的，也跟着喊。

「小伤，不碍事！臣弟回府养两天就好了。」晋王咬着牙答道，一把攥紧了我的胳膊，然后控制着我的身体，想往校场外走。

丫的，这双簧唱反了，晋王想尽快出宫。也对，眼下这情形，麻利地回晋王府，才是狗头保命的上策。

可我这猪队友，给皇帝送了个人头，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：「那哪成，在宫里受的伤，就在这养养再走。」

说罢，示意侍卫们过来抬他。

我正准备跟着去，一直沉默不语的丽贵妃发话了：「来人，带王妃去我宫里更衣。」

05

丽贵妃的紫宸宫里，我抱着宫人给的一套簇新的宫装，与丽贵妃大眼瞪小眼。

她神色倨傲，冷眼瞧着我被洵湿的半边衣袖道：「怎么，王妃舍不得换下这身血衣？」

虽说我拢共没在宫里待几天，但是我还是认出这衣服是内务府缝制的贵妃朝服。

也不打算跟她装傻了，直言道：「此乃贵妃的服制，给臣妇穿，于礼不合。烦请贵妃命人去校场，将我来时的外裳取来便可。」

她呵呵一笑，当真妩媚至极：「有何不可？若非阴差阳错，这衣服，就该是你的。」

言下之意，那王妃朝服，才是我穿错了的衣服。

妒妇，堪堪一个妒妇。

我偏不如她的愿，将那宫装放在案几上，自个儿坐在桌旁，撸起湿了的袖子，给自己斟了一杯茶。

一边喝，一边慢悠悠道：「那不一样，如今我既嫁给了晋王，行事处事，就得处处为我夫君着想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贵妃娘娘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」

她直勾勾看了我一会儿，不怒反笑：「你的意思是你和晋王，夫妻同心了？那这又是什么？」她走过来，拽住我的胳膊，露出我的守宫砂：「新婚燕尔，同床共枕这么多天，他连碰都不曾碰你，你哪来的底气，在这儿跟我谈夫妻同心？」

我没接话，垂着头，想着她该看的也看了，该出的气也出了，再忍一忍，就该放我走了吧。

静了半晌，她还没走，再开口时，声音里带着凄怆：「我还有什么资格来笑你，再怎么，嫁给他的人也是你……所以，许东篱，我不管你出身哪里，身份如何？我只要你记着今日说的话，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与他夫妻同命。」

我一脸讶然。

她已恢复了平静，状似无意地说道：「瀚州历来出战马不假，但那里多年来西羌间者活跃也是真。今日校场一事，你以为真的是皇帝纵着我寻衅你，争风吃醋那么简单？」

这话，惊出我一身冷汗，原来这才是皇帝把我赐给晋王的真正原因。

他怀疑我出身有问题，把我放到晋王身边，一来他能更好窥探我的真实意图，二来我是西羌间者的身份，必然会使晋王受累。

最重要的是我这西羌间者身份，是真是假，全在皇帝一念之间。

丽贵妃心系晋王安危，看透了皇帝的盘算，所以想在校场里将我射杀，却被晋王挡了。而晋王这一举动，又适时地打消了皇帝的疑虑。

人在危急之下，本能的反应会暴露许多，很明显，我和晋王今日都逃过一劫。

这时，宫人取来了另外一套衣裙，我接过来之后，对着丽贵妃叩头道：「臣妇谨记贵妃教诲。」

换完衣服，皇帝那边也派人来了，说是晋王的伤已包扎好了，请王妃过去一瞧。

是瞧一瞧，不是一同回宫，看样子，皇帝还有话要说。

到了大殿，皇帝果真在那等着，见我来了，又是招牌笑容：「东篱今日受惊了，朕说过，不论输赢，都有封赏。这一对玉牌，是给你和五弟的。」

给一颗糖，再打一巴掌，这套路我熟。

我跪地谢恩，皇帝踱步到我跟前，俯身问我：「与你同期被送进宫的地方贡女，有好几个，知道朕为什么选你做了晋王妃？」

「奴婢不知。」

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许东篱，不贪名，不图利，多好的名字。」

皇帝扶起我：「朕自打登基起，就在图谋西征，眼下，大旻和西羌的战事，一触即发。俗话说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。可惜朕这兄弟，总辨不清身边的人和事。你说，他若能一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多好。」

晋王善行军打仗，先帝在位时，就镇守一方。先帝驾崩，回京奔丧后，皇帝就再也没有放他出京。

究其原因，是忌惮晋王拥趸者多，于帝王不利。

如今西羌与大旻战事在即，他想剪除晋王党羽，为自己所用。

皇帝希望我能做他的耳目，揪出晋王的党羽，可晋王非泛泛之辈，他会坐以待毙吗？

06

我本以为，目前的局势就是丽贵妃要保晋王，皇帝要剪除晋王党羽。谁知，这宫中，还潜藏着第三股的势力。

我和晋王，在宫里待了三天，在皇帝准许我们出宫那日，太后来了。跟晋王日常寒暄过后，单独将我拎到一处训话。

我做贡女那会儿，是没资格面见太后的，但是关于太后的事，也听说了一些。

她是先帝少年时期的恋人，但因出身不及先帝的皇后，入东宫时是侧妃。先帝登基后，封了贵妃，当时她和皇后膝下都无子，但是先帝却将自己的皇长子和皇五子都寄养在她名下，足见其恩宠之盛。

后来皇后病逝，恰逢太后有了身孕，诞下七皇子，母凭子贵，直接封后。晋王是太后养大的，也就是说太后是我名义上的婆婆。

所以，在她责怪我没照顾好夫君，赐给我两个侍女，让我带回去时，我屁都没放个，就将那两个美貌侍女带回王府，好生供着。

至于晋王纳不纳她俩人，全凭她俩的本事自个儿造去。

因此，当晋王身边的朱七来传晋王的意思，说他今晚不过我房里来了。

我还在心底乐呵，好家伙，在我跟前装得挺像那么回事，敢情是他喜欢丰乳肥臀款的。

不来也好，我乐得逍遥，让侍女上了两瓶小酒，几碟小菜，搬了美人榻，半坐半躺地在庭院里赏月喝酒吃菜。

一时诗性起，还吟了句：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……」

话还未落脚，朱七不知从哪蹿到我跟前，一把夺过我的酒杯说：「王妃，别搁这感慨了，王爷那边出事了？」

啥？我醉眼朦胧，「王爷不就在自个府里，宠幸自个母后赐的两个美女，还能玩出事？」

朱七神色凝重，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」

这着实吓着我了，赶紧撒丫子往晋王所在的院子里跑：晋王眼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的小命也不保了。

一跨进拱门，就瞧见庭院里站了数十个王府侍卫，手里的刀尚未插回刀鞘里。现场一片混乱，好家伙，连门都劈断了。

我一出现，他们的视线就齐集我身上，剑拔弩张，气氛森森然，我忍不住脚步一滞。

「怎么，这会儿知道害怕了？」晋王的声音响起，「还不快进来。」

朱七不着痕迹地推了我一把，一进屋，浓浓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我看见晋王坐在床上，外裳随意披着，光着膀子，右肩的伤口重新包扎过，但还在往外渗血。

地上，白日里跟我一同坐轿子回来的两个美人，了无生气地躺着。身上有伤，周遭的地毯，黏糊糊、湿漉漉的。

我心底一阵翻腾，忍不住作呕，指着地上两具尸体问：「她们……她们……」

一时间，不知道该问太后赐的人，为何要刺杀他；还是该问，这是太后赐的人，该如何跟她老人家交代。

晋王没看我，吩咐朱七：「拖出去，扔乱葬岗。」然后起身，走到我跟前，吊坠似的挂到我身上：「怎么办，这地儿脏了，本王今晚又只好叨扰王妃了。」

我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：「太后为什么要杀你？」

晋王苦笑：「为了老七，她一直想老七登基为帝，即使父皇死了，也从未放弃筹谋。先前也向我传达过这个意思，我没理会过。那时我尚在边关，不会对他们母子构成威胁，我们还算相安无事。父皇薨逝后，三哥登基为帝，将我拘在京都，如今因着西羌一事，要拉拢我。太后怕我和三哥结盟，阻碍老七，是以三番五次对我下杀手。」

三番五次？不敢相信今日在皇宫里，太后与他的母慈子孝都是装出来的。「太后她之前对你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很小就去她宫里了，她待你怎么样？」

「怎么说呢，在没有老七之前，她待我比待大皇兄更亲厚一些。后来大皇兄染恶疾殁了，她有了老七，虽说给我的吃穿用度一如从前，但只对我的课业和举止严格要求，便再无其他。」

这时，我们已走到我院内，他瞧见我桌上摆着的酒，端起来喝了一杯，仰首望着天边月道：「我年纪尚小的时候，也曾期待过她能在我生病时，亲手喂我一碗羹汤。所以一直很努力，要强，文课武课都要是众皇子里拔尖的，只希望能博她一笑。可当我真的做到了，发现她的笑根本没到眼底。后来也听了许多流言，便也就不再期盼了。」

是什么流言，他没说，我也没问。但我知道，晋王还是记着太后的养育之恩，正因如此，他才会这般难过。

我想扶他到床上休息，他摆摆手：「再传些酒菜，本王想陪王妃好好喝一杯。」

我只当他是心情不好，可等人都退下了，房内只剩下我们俩时。晋王转着手里的酒杯，直勾勾地望着我道：「本王说了这么多，王妃就没有什么想跟本王说的话吗？」

变化来得太突然，我有些懵，来不及细想，噗通一下子跪在地上，朝他喊：「王爷，救我！」

他端着酒杯，视线紧紧黏在我脸上，不紧不慢道：「王妃此话何意？」

我垂首，神色凝重：「我并非大户人家的闺秀，而是穀郡一牧民家的女儿，娘亲是羌人，爹爹是汉人。郡守瞧上我的美貌，让我冒名进宫。贵妃娘娘说，皇上已有察觉，意图就我的身份大做文章，如此一来，于王爷您……」

我这话，有两重意思，一是借丽贵妃之口，道出皇帝的意图，我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二是皇帝不会真正信任我，我明白晋王是我唯一的依靠。

晋王何等聪明的人，他怎会看不出，可有些信息，他猜到是一回事，我亲自交代是另外一回事。

此刻，他踱步到我跟前，一只手架在我颈间，拇指抬起我的下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：「于我有什么？」

「皇上要打西羌，想启用您，您若听话，我就是您的王妃。您若不听话，我就是西羌间者。」我看着他，咬牙说道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俩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？」他笑了，但瞬间又变得极其阴冷：「你错了，本王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，断了他的念想。」

他手上的力道，在一点点收紧。「你知道的，目前的局势，太后想杀我，皇帝想把我变成任他驱使的一条狗。打西羌？胜败

尚不论，自古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本王可不想做人砧板上的鱼肉。」

「王爷！」我本能地伸出手，搭在了他的腕间：「我是御赐的王妃，你现在杀我，会不会不太好跟皇上交代？」

「小没良心的，本王替你挡了一箭，到头来，竟然还想着依靠其他男人。」他松了手，任我委顿在地。

我一阵猛咳，匍匐在他脚下，信誓旦旦道：「东篱知错了，往后，王爷叫我往东，东篱绝不往西。」

「若我要你死呢？」

「东篱还会时刻谨记，我欠王爷一命。」我叩首，避重就轻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！

「就这些？」他背对着我，语气不明。

我：还不够？再写个血书行不行？

正想着，他已伸手来扶我，替我理了理衣襟道：「本王只要王妃记着那句『夫妻同命』就行。」

我拼命点头。

「睡吧。」他说。

他似乎已倦极了，合衣躺下，甫一沾枕头，就入睡了。独留我站在床边，手足无措，只好在床边将就了一晚。

第二天，王爷遇刺，王妃因担忧王爷伤势，衣不解带地照顾了王爷一宿的消息，传遍了王府。自此，王府上下的人，都对我恭谨得很。

晋王也不再避讳我，去哪都带着我，王府任何地方，我都可以随意进出。

皇帝要与晋王来往频繁的人的名单，我斟酌着开了一些给他，在晋王的默许下，送到了他的案几上。

那些人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，或被降职，或被外放，或被下狱。

其中也有几宗小事，牵连到晋王，被御史参了折子，皇帝念在兄弟情谊的份上，只是当庭斥责了他。

冬天来了，晋王托称旧疾犯了，不再上朝或外出，日日与我在小院煮酒对饮。

新春前夕，最后一批名单，呈到了皇帝案上。

这一次，晋王是弃车保帅。为了让皇帝相信他确已穷途末路，那些名单里，有跟了晋王多年的左膀右臂。

因此难过也是真的难过，晋王宿醉后染了风寒，动静大到皇帝都派了太医来替他瞧病。

好巧不巧，我在喝了一碗晋王着人熬的汤药后，开始呕吐泛酸，太医也十分凑巧地诊出我有身孕了。

太医走后，我坐在他床边，端着药碗，想着今晨在他书房看见的他自请戍边折子，无法预测事情接下来的走向。

假孕的事，晋王事先没跟我提及。这是否意味着，陪他演了许久戏的我，会被他留在京都，作为稳定皇帝的棋子？

可他若走了，我挺着假肚子留在王府，被发现是迟早的事。彻底失去利用价值的我，皇帝还会留着吗？

我看着床榻上的男人，不禁悲从中来。这些日子他给了我种种柔情，在我差点相信他已拿我当自己人的时候，又给了我当头一棒。

这时，晋王醒了，自然而然地牵起我的手问：「在想什么？」

我笑了笑：「在想怎么庆祝王爷心想事成。」

他唇角一弯：「是吗？本王聪明伶俐的王妃，会费尽心思想这么简单的事？」

说着，他起身，拿了一件外袍递给我，我看也没看，就往他身上套去，却被他制止了。定睛一看，是我的披风。

他趁势拿过去，替我系好，一边柔声说：「放心，你是本王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本王走哪都会带着你。」

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看着看着，我的泪就下来了。

他指腹在我脸颊轻轻摩挲着，笑了：「你觉得依照皇帝多疑的性子，我若同意将你留在京城，他不会在我身边安插新人？都

说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，本王哪，念旧。」

08

大晏丰成十七年，皇帝在新年春宴上，拜晋王为征西将军，亲授虎符，着令半月后飨军出行。

我以晋王妃身份，随军一路西行至瀚州州城白檀，和晋王一同入住将军府。

平日里，他行营练军，各处巡视。我就在王府，带着下人们做一些行军打仗用得上的，诸如护袖护膝类的物品。

他下营回来，我会备好菜，温好酒，一起用膳。

酒酣时，他还会摸着我的假肚子问：「王妃想要女儿还是儿子？」

我有些无语，这肚子里有没有货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

他哈哈笑着：「别担心，本王已有安排。」

「什么安排？」

他看着我说：「咱们先抱养一个。大战在即，眼下的情况，本王还不能给你们安稳的日子。你若真怀孕了，本王行军在外，不能安心。」

我一下子羞红了脸，啐了他一口道：「谁要给你生孩子！」

之后，笑闹成一团，像极了一对寻常夫妻。

第二天，我照常王府里等晋王下营，却只等来朱七。

朱七告诉我，毌郡发生了羌人暴乱，劫掠了几千匹战马，正往西羌去。晋王要带兵前去平叛，王妃在府里要一切小心。

我拉住转身要走的朱七，恳求他带我一起去。他不同意，我夺了他的马，就朝白檀驻军营地驰去。

见到晋王，我只说了一句，「我爹娘在那里，是死是活，我都得去瞧上一眼。否则这辈子，不能心安。」

我们四目相对，一眼万年，终于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嘱咐朱七：「保护好王妃。」

毌郡的局势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

羌人与汉人的矛盾，在这里历来就有。一般会随着西羌和大旻的关系好坏，或缓和，或激化，但大旻建朝以来，发生暴动，还是第一次。

这一次的矛盾激化，来源于朝廷西征，大肆征购战马，地方官员为表功，层层加码，导致牧民卖尽刚出生的马崽都凑不够数。可若交不上，按照大旻律例，家主会被处以绞刑。

横征暴敛，加上刑法苛责，暴乱在一夕之间崛起。烧牧场，杀老马，到处焦土一片。

我和晋王赶到我家时，什么都不剩下了，我爹娘亦生死未卜。

晋王对我说：「明日大军开拔，你就和朱七留在这里，在这等我也行，想回白檀也行。」

我知道，他从白檀那边，只带了一些亲随，计划的是来歿郡调动守军，去追击叛变的羌人。

可就在当晚，我们就遭遇了大批羌人的袭击。不是普通的暴民，而是训练有素的西羌死士。他们个个身材高大，手拿弯刀，下手狠辣，一招致命。

战况惨烈，我们这边死伤严重，可对方尚在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力。

朱七一边护着我，一边带着我与晋王汇合，他那边亦是困兽犹斗。

羌人围成一个圈，将我们和十来个侍卫围在中间。领头的人冲晋王喊：「咱们西羌重勇士，晋王殿下若肯降我西羌，定会受到大王重用。」

晋王白衣染血，横刀立马，「既是勇士，何来投降一说。今日各位要么取走在下首级，要么就滚出大旻，堂堂正正与本王在战场一较高下！」

他说这话时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

大战在即，主帅投降，势必会导致军心涣散，歿郡将会成为西羌撕裂大旻的一个口子。届时，西羌人马蹄所到之处，皆是一片焦土，生灵涂炭。

但倘若他战死，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。副将尚在白檀，群情激奋之下，乾坤未定。

他宁死不降！

场面一度静止，羌人的目光看向了我。

09

没错，我是西羌间者，也是西羌王的胞妹，裕西公主。

我幼年时，西羌王室经历了一场宫变，母妃为了保我，将我隐藏身份，送去了西羌的间者营。后来哥哥在小叔父的帮助下，登上了帝位，并没有召我回宫，而是将我十五岁的我，送进了大旻境内。

我成为贡女，再阴差阳错成为晋王妃，潜伏在他身边，都是为了搜集情报。

可我从未想过要他死。所以，我跟皇兄提议，将他捉回西羌，劝降他为西羌所用。戡郡暴乱，也是我授意人煽动的，目的就是将他引来此处活捉。

但眼下的情形，不得不让我改变初衷，沉默良久，我大喊一声：「让他走！」

「是，公主！」四周羌人立即让出一条口子。

领头的羌人，跳下马，躬身递给我一条鞭子，我接过鞭子，将马抽向晋王。

朱七和一众侍卫面带惊疑，目光在我和晋王之间，来回流转。

晋王额发遮住了眼睛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
马到他跟前时，他伸手拽住了缰绳，翻身上马，手中的兵刃在马屁股上，狠狠一拍，疾驰而去。

我忍住泪意，没去看他，直到一声凄厉的马的嘶鸣划破夜空。

我一抬眼，就看见不远处一排骑马的羌人，正举箭射向他们。领头的是哥哥身边的亲卫，鹿阿诺。

晋王的马，已跪倒在地，他人也在地上翻滚着，无所遮蔽。

「鹿阿诺，放下箭，让他走，你连我的命令也敢违抗吗？」我抢过一匹马，一边纵马狂奔，一边大喊。

许是怕伤着我，箭雨停下了，我趁机一把将晋王捞在我的马上。他浑身浴血，我解开腰带，将我们俩捆在一起，对他说：「别怕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他呵呵一笑：「只怕他们连你也不会放过。」

鹿阿诺的人挡在我前面，我挥鞭朝其中一个人抽去。

鹿阿诺喊：「公主，要晋王死，是西羌王的命令，请不要忘记你的身份。」

「若我不同意呢？」

他举起一枚令牌道：「大王有令，今夜务必诛杀晋王，若有违抗命令者，格杀勿论！」

一时间，有人举刀向前，有人在犹疑，也有人拼命护我，护我的是间者营的人。

我手执长鞭，一路冲杀，不计代价的打法，杀出了一条血路。

晋王说：「往西南走。」

就这样，一路奔逃，撞见了领兵前来的弑郡郡守。

军医检查伤势，我们都是皮外伤，包扎好伤口后，他挥退了所有人。

帐内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四目相对，他伸手抚上我脸颊的擦伤问：「为什么救我？」

我垂眸，大滴眼泪滚落，「我不知道，在你说你宁死不降时，在那些箭矢射向你时，我脑海中就一个念头，我不想你死……」

他低头，吻上了我的唇……

一番缠绵之后，我们面对面躺着。他说：「李代不是领兵前来，而是一早就等在那里了，是我压着不让他们传信给他。我在等，或者说我在赌你会不会救我。」

原来他一早就识破了圈套，做了万全准备。

「若我不出手呢？」

他微微一笑：「那就像你先前打算的那样，将你绑回府去，就是囚，也要一辈子把你囚在我身边。」

我问他：「你什么时候看穿我身份的？」

他答：「校场那日，虽说你伪装得够好，但是你弯腰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。别人没看见，本王看见了。」

我笑了，问他：「什么时候对我动心的？」

他挽了我一缕青丝在之间，想了想说：「说不清，大抵是在你不遗余力地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热爱时，小到一个糖葫芦，一盒胭脂，大到惊叹京都人的富庶安定。」

「你传回西羌的密信，本王也截获过，看到那些你劝诫你哥哥学习中原文化，与中原互通有无的话。我特别赞同你说的那句话，弱肉强食是生存规则没错，但强强联合，互惠互利，让两国百姓都能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，才是最好的帝王霸业。」

「你喜欢和平，期待所有人都过得好。那时我就在想，一个女儿家，怎会有这样的胸襟。」他深情凝视着我。

我鼻翼一酸，差点落泪：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……行了，你也别说话了，叫他们给我备一匹马吧，我该走了。倘若战场再见，你也不要对我手下留情。」

说着，我准备起身，他一把拽住我：「为什么还要回去，你哥哥要杀你！留在这里，你依然是晋王妃，没人敢动你。」

我看着他，第一次叫他的名字：「谢景玉，作为情人，我可以救你。但作为西羌公主，我不能背叛我的国人。你也别担心，我了解我哥哥，回去顶多是一顿打。眼下是大旻要打西羌，若这场战事在所难免，如你所说，我希望我们在战场上，堂堂正正一较高下。为了各自的子民，哪怕血洒疆场，亦无怨无悔。」

他最终没留住我，任由我骑着那匹他在校场挑给我的小白马，离开了大旻的国土，离开了他。

尾声

不出我所料，我的哥哥，西羌王将我打了个半死，又将我囚禁宫内，自己御驾亲征，在边境与大旻军队对峙。

我提心吊胆地等待最后的战事消息，却等来了大旻和亲的国书。

大旻来的迎亲使者头领，是朱七。他说，这是王爷竭力向大旻皇帝和西羌王争取来的结果。

两国结亲，各自在边境开放十个通商城邑，相互派使者交流各自的优势文化。承诺各自在位期间，不再妄动干戈。

同一个夫君，嫁两次，说不紧张是假的。

这不，交杯酒尚未下肚，就吐了晋王一身。

还是那种停不下来的吐，就在我快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的时候，听见一旁的喜婆在说：「这洞房还没入呢，新娘子怎么

就吐得更有喜了似的？」

晋王先是一愣，随即打横将我抱上床道：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各位，麻利地请吧。」

众人哈哈一笑，出了房门。

我正算月信日子，就听见晋王附在我耳畔问我：「王妃想要女儿还是儿子？要我说，先生个女儿，再生个儿子，最好三年抱俩……」

语气里的喜悦，都快漫出来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